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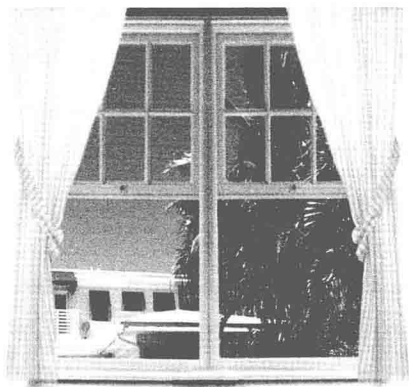


寒窗夜雨

刘道新/著



长征出版社



寒窗

夜雨

刘道新/著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何湘初

封面设计 李 栋

漫画插图 王 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寒窗夜雨/刘道新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 2003

ISBN 7 - 80015 - 825 - X

I . 寒… II . 刘… III . ①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③通讯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785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话:68586781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13.75 印张

320 千字 2 插页

定价:28.00 元

ISBN 7 - 80015 - 825 - X/G · 221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弊俗史活

时世历生

砭评思读

针批反解



作者简介

刘道新，汉族，1928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于大连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投入东北民主联军。长时间从事部队新闻工作，先后就职于新华社四野总分社、广州军区战士报社、志愿军报社、解放军报社任编辑记者和编辑组长。1959年至1966年曾在国防科委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做宣传工作，任宣传科副科长。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抗美援朝、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及战地采访。“文革”中遭受迫害。1985年从解放军报政工宣传处副处长岗位离休后，与其他同志合作编辑出版了《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军史上的今天》、《中国现代军事教育家传》等七种书籍。1994年至2002年参加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刊物《中华魂》编辑工作。





▼ 进军北平

左起曲惠良 朱燕彬 方耘生 张恒 刘道新
(1949年1月)



▲ 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左起梁中民 刘道新
(1947年11月哈尔滨)



▲ 老战友
左起张文荣 吕士友 刘道新
(1954年)

► 在朝鲜三八线北缘 (1957年6月)



▶ 在扣林山自卫还击作战前线
(1984年9月)



▶ 采访欧阳文将军
(1986年1月)

▶ 战士报社老战友
左起董辰生 刘道新
林剑 于中干 宋群
(1999年秋)



▶ 日本统治时期同学
左起刘道新 李文旗 王凡
李士珊 (1994年10月)



◀ 与修素芹合影
(1955年10月)



▲ 全家合影

留下一个真实的“我”

——读《寒窗夜雨》

路知音

老友道新将多年的作品汇集成册,约我作序,推辞再三未获允准,只好勉为其难地写上几句。

老友出书理应祝贺,写个序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我历来对为别人的书写序,或者请别人作序,不大赞同。因为,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什么东西掺和着。请人作序,被请的人或有名或有权,放在自己的书前,展示一番,似乎和人家靠近了一点;为人家作序,或居高俯视,恩赐别人一点,或反过来也沾点作者的名气的光。我既无权又无名,不能给别人的作品增添点什么,也不想从别人的作品中沾点什么,自然就不会产生为别人作序和请别人作序的愿望。

但是,老友道新把他的作品大样送来了,说:“难道你看了,就真的没有什么想说的话?这里给你提供篇幅,又不需要什么多级审查,你尽可以讲讲自己要说的话嘛!”

离开工作岗位后,失去了版面权,写了还要求人找地方发表,所以就不大动笔了。特别是近几年,步入七十高龄,就更是什么也不写了。不写了,并不等于无话可说。回顾往事,瞻望未来,再看看周围发生的种种事,难免有几句话要说说。

于是，正如道新所说的，那就说上几句吧。说好说坏，反正无权无势，也没有名气，对道新的书不会增色，想来要讲损害，也不会太大。

我和道新不是“发小”，家乡也不是一地，隔着一个渤海湾，他在大连，我在烟台。但是，我们的生活经历却大体相同。小时候，都是在日伪统治下上学。抗战胜利后，十六七岁，就在革命大潮中参加了解放军。虽然只有中学程度，可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不像今天这么多，竟然分配当了通讯社、报纸的编辑记者。此后就在一起，一干就是五十多年。随着部队，从东北一直走到广东，道新后来还到朝鲜，参加过抗美援朝。跟着部队打仗，到过火线，看到过战士前赴后继，可毕竟还属于被“保护”的人，一般不让和连队战士一起冲锋。所以，虽然也遭到几次险情，却毫发未伤。这中间，当然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写过一些歌颂战士、歌颂英雄的新闻和通讯。但是，显然也没留下多少称得起“传世佳作”的东西。

我同道新说，我们这一生也许用二字可以概括，那就是“平庸”，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辉煌。但是，在“平庸”二字的后边，还可以聊以自慰地再加上二字：“真实”。

我们这一生，不管曲曲折折，跌跌撞撞，遇到过些什么不幸，受过些什么磨难，但是不论是“夹着尾巴”屈辱地活着时，还是在正常的空气下呼吸时，我就是我，里表一致的我，不曾矫揉造作，不曾虚饰装扮。“我”，是在多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真实的“我”。

翻阅道新的新旧作品，回顾我们相处的岁月，我觉得他为人、为文，值得赞赏的恐怕也就是这个“真实”。他的这本文集，也正是一个“真实”的“我”的写照。

的确，在那些年代，我们有的是“激情燃烧”。我们是抱着真诚和崇敬的心情，去歌颂那些为革命事业在战争中抛洒热血的

战士，去赞扬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私无畏的英雄。我们的心里也总是在唱着“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对于这些，我们从不后悔。道新文集中的诸多通讯报道可以为此作证。甚至到后来，到1957年那场“扩大化”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反右派运动，到了荒诞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已经被划为“另类”，被抛到“牛棚”里的时候，我们都还是真诚地认为是自己“错了”，是自己“跟不上形势”，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在无情地“作践自己”之后，还要紧紧跟上去。被认为是领袖亲人的“公主”肖力来到报社，斥责报社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越老越黑”，我也认为她念的是“真经”，很想紧紧跟上她干革命。可惜，她不仅不予理睬，并且把编辑部百分之三十六的人都关了起来进行“审查”，我们这才没有荣幸地当上“造反派”。这一切，丝毫不能说明我们当时“觉悟高”，对“四人帮”那一套早就有所“警惕”。正相反，我们那时“迷信”领袖，包括对“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也都是真心的，真诚的。事过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更用不着去装扮自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先知先觉”。

我们那时的革命“激情”，说得直白点，是单纯，是幼稚，甚至是很盲目，可爱之外也很可怜。我们不懂得革命队伍里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掩盖着那么多阴谋和阳谋。1957年，我们是作为响应党的号召去报道大鸣大放的，从未想到过这里会有什么“引蛇出洞”之类的策略。在报道鸣放做出了成绩并受到表扬之后，却忽然之间又变成了同阶级敌人右派混在一起“向党进攻”了。从此，我的头上就多了一个被“宽大处理”的“中右”的帽子，“纯洁的历史”上有了黑点，并且再也洗不掉了，即使“夹着尾巴做人”也不行。因此，到了“史无前例”时期，“公主”肖力对我这样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我也就因此没有

当上“造反派”，还被关进了牛棚。道新本来是比我的遭遇好些，1957年他侥幸地没有被划到“右”的行列。可是，“文革”一来，他跟不上，想不通，说了几句不认为某些老同志是“敌人”的话，也被抓了起来。更为严重的是，在被揪斗的时候，“造反派”们搞的“喷气式”，扭断了他的胳膊，落下一个残疾（如果是在战场上受这样的伤，至少可以评个三等残废吧！）即使这样，当时，我们还是把问号打在了自己的身上，不要说对领袖有什么怀疑，连对“公主”也不敢有一点怀疑。

伟大领袖说过：凡事要向一个为什么。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那时候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不允许问个为什么，也是不敢问个什么的。

讲讲这段经历，其实也还是说明“平庸”。比起来我们这点屈辱能算什么？不说彭德怀，仅仅为说几句实话，便在庐山上被彻底打倒；也不说潘汉年，明明是在白区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却被诬为特务、叛徒。他们距离我们都比较远。这里只说说陶铸，他曾是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我们在他身边工作过。他的音容笑貌，经常会闪现在我们眼前。他富有鼓动性的演说，对待下级的和蔼可亲，他办事时的果断明快，他自己动手为我们《战士报》写文章，乃至1950年广西剿匪所作出的巨大成就，那一切都是我们无法遗忘的。“文革”开始，他被调到中央来，并荣升到第四号人物。我们原以为他会运用他的才能，把这场人们从未经历过的运动，驾取得更好。谁能料到一夜之间，他沦为阶下囚，什么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什么在战场上、在监狱中同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功绩，都一笔勾销了。最后，在合肥那间破陋的病房里，带着无尽的冤屈，黯然逝去。那间陋室的墙上，留下了他深深地一只手印。那是他癌症极为痛疼时抓到墙壁留下的，还是在生命最后时刻极端愤懑击墙时留下的？这已无法考证。但

是，这位我们所尊敬的人，他实际上是用生命铸造了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悲剧。但是他为之奋斗的那个事业获得一定成绩之后，反过来又在他“反对”这个事业的借口下，被迫害致死的。令人唏嘘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遗言还是要让女儿好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相比之下，我们这点挫折，我们这点痛苦的经历，能算得了什么？在社会前进的大潮中，沧海一粟，实在不值得一提，依然是“平庸”。

进入古稀之年，人们往往容易把什么事情都“看透了”，“看穿了”，对一切都见怪不怪，不再表示什么。老来作个“装聋作哑”的阿翁，也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可贵的是，道新经过诸多磨难之后，还保持着一定的童心，见到什么看不惯或认为不对的事，总想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依然“好管闲事”，于是，就写了那么多的杂文。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风派人脸谱初析》，曾和另外两篇抨击“四人帮”帮风的杂文一起，并列为批“三派”（“风派”、“震派”、“溜派”）的名篇之一，在报上发表，引起了相当轰动，人们为他入木三分的剖析而拍手称快。走下工作岗位之后，他又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杂文。既然要抨击一些阴暗的现象，就难免遭忌，就难免要给自己带来点麻烦。然而，时代毕竟是前进了。当他的杂文《空椅子》在报上发表之后，有关方面的查询就来了：你这里指的是谁？你是针对谁的？如果在以前，一项“反”什么的帽子是很现成的。现在是没有这样说了，帽子没有戴，事情也似乎不了了之，可是他的“级别”却无论如何也就此止步了。教训一再，损失一再，到了这般年纪，该消停一点了吧。但是他不，他还是该说就说，该写就写。这也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吧！

林彪在他的“政变经”中，曾经引用过中国的一句俗语：“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果然，几年后，他“恶有恶报”，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可是，有人说，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根本没有那回事。说这种话，多半是弱势群体的一种美好愿望和“自我安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并不是因为他“恶有恶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无宁说他是“恶得不够”，否则他的下场未必就是如此。

道新写杂文，也许并没有设置一个“好有好报”的指标。如上所述，他认为应当说的就说，应当写的就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是他。不像某些人那样，拉着一副《打渔杀家》里教师爷的架势，猛一看气势汹汹，似乎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一较起真，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赶紧把脖子缩回去，连个名字也不敢说，电话也不敢留。问为何如此，答曰：“那样他不就知道这是谁写的了吗？”既然这样，你又何必去充那个“英雄”？道新对这种人是不齿的。他的行动与某些人是鲜明的对照！

做一个真实的人吧，不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道新的文集《寒窗夜雨》，留下了一个真实的“我”，这恐怕是最值得称道的。

2003年2月春节

目 录

留下一个真实的“我”

——读《寒窗夜雨》 路知音

杂 文 篇

风派人物脸谱初析	(3)
玉骨冰魂	(7)
沉重的翅膀	(10)
大字报墓志铭	(13)
秤砣与蛟龙之间	(17)
四议样板戏	(20)
一篇序言	(23)
记忆	(26)
“文革”遗风剖述	(29)
空椅子	(32)
一幅油画变迁的思考	(35)
“大跃进”四十年祭	(38)
反封建何过之有	(41)

“落后就要挨打”析疑	(45)
根叶之情	(49)
眼泪不容糊弄	(52)
延安,是谁玷污你	(54)
一首顺口溜的诠释	(56)
自我批评武器不能入库	(59)
从西藏宣传无神论说起	(62)
红与黑的臆断	(65)
挂狗头卖羊肉	(68)
与鬼共舞	(70)
嵬嵬的裙带风	(72)
鬼官	(75)
硕鼠的挑战	(78)
换药不换汤的戏谑	(80)
巫婆与文丐	(82)
传家宝的厄运	(85)
昙花雕零谏	(87)
砸碎通灵宝玉	(90)
一手硬一手软奇谈	(93)
蒙昧	(95)
并非泥鳅	(98)
略论摄像机效应	(101)
论“干什么吃的”	(104)
空白	(107)
舆论监督的困窘	(109)
呼唤铁腕人物	(112)
治腐须治警	(115)

群魔乱舞到几时	(118)
狱者天下之性命	(120)
太岁头上动土	(122)
鸦片战争与罂粟火锅	(125)
当代孔乙己	(128)
闹剧	(131)
取火者	(133)
现代愚昧	(136)
托儿及其变种	(138)
炒官司	(141)
地头蛇妙语惊人	(144)
我是监督对象	(146)
“炒鱿鱼”断想	(148)
泡沫卫星	(151)
“死魂灵”阴魂不散	(153)
玩小鞋者戒	(155)
政治噪音须清除	(158)
挑战吉尼斯	(160)
政治骗子的进化	(163)
古今牛二	(166)
断头台上的谎言	(168)
又见歪嘴和尚念经	(171)
借尸还魂	(173)
鸟翼系金	(175)
重读烈士遗书有感	(178)
偶像何以滑坡	(180)
牢记镰刀铁锤标志	(182)